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七八九・集部・小説類

螢窓異草十二卷〔清〕浩歌子撰……………一

夜雨秋燈錄八卷續錄八卷〔清〕宣鼎撰……………二四七

三國志通俗演義二十四卷（卷一）〔明〕羅貫中撰……………五九七

螢窓異

州

夢遊仙史

羅檢



申報館仿
聚珍板印

螢窓異草 初編序

螢窓異草初編序

稗官有三一說部一院本一雜記而雜記又有二種大儒之語錄不與焉其搜求典墳博摭載籍引古證今發為偉論非第為詩文之助直可羽翼子史尚矣其記載時事傳述間見舒厲長之舌門雕鏤之心說鬼搜神事不必問其虛實探蹟索隱文不必嫌夫詭奇仰齊諸為譚宗慕矣初而志續如杜牧之寄託風情李伯時摹繪玩具亦足以消日卻睡魔固不失雅人深致矣世俗陋儒胸無墨濬動謂立言務黜浮華以為補救人心挽回風氣起見則六經廿二史聖賢遺訓班班可攷又何必如許迂腐陳言狗尾續貂耶客有以螢窓異草抄本見眎欵署長白浩歌子未悉為何時人或稱為尹六公子所著顧隨園老人評

序

語的係附會其書大旨酷摹聊齋新穎處駭駭乎升堂入室雖有類小說家言勿足為文人典要而以之消長日卻睡魔固無不可也賢於近時所刻見聞隨筆遠矣尊聞閣主人仿聚珍版刷印行世問序於余爰作質直語告之嗚呼凡人有心作有關繫文字轉不若里巷歌謠足以啓發心思耐人尋味也斯言惟具性靈者可與共印證耳

光緒二年歲次丙子端陽節梅鶴山人序於海上鶴鷗一枝軒

螢窓異草初編目錄

卷一

天寶遺跡

卜大功

金三娘子

玉鏡夫人

賈女

桃花女子

紅鞋

毒餅

翠衣國

癡婿

犬婿

田鳳翹

劉天錫

螢窓異草初編

目錄

螢窓異草初編卷一

長白浩歌子著

武林 隨園老人 續述

關中 柳橋居士 重訂

天寶遺跡

驪山之陰有石洞其額曰天寶遺跡以石爲扉堅不可破人亦莫知其所有故明正統年間門忽自裂寬僅尺許有芻蕘者見之歸以語其鄉人劉瑞五已則惴惴焉未敢入也瑞五幼讀書性豪縱有古俠士風聞之欣然欲往乃約里中喜事而好奇兼饒膽識者共得五人攜酒食獵具而行至則山徑崎嶇荆榛塞路攀附而後上及見洞口白石磷磷然滑膩光澤如有人經行者心竊異之又行里許始達其穴由隙而窺之其中窳忒而深

螢窓異草初編

卷一

黑都無所覩有怯者即欲言旋其勇怯半者亦未敢言八獨瑞五奮臂大呼曰不探此奇歸有何趣乃篝火燃炬踴躍以前遂先入繼之者又僅得三人初入差可駢肩漸深而能容驕馬兩旁皆石壁潔白晶瑩以火燭之影翳如有繪畫瑞五頓謂衆曰境殊不惡何怯爲益深入之窮其奇曲折數武使得一門其屏以青玉爲之綠書數行墨蹟猶新衆以炬照而讀之其畧曰朕與妃子每遇盛暑避熱此間共享洞天之福于茲五年矣風流瀟灑不啻神德漢武白雲鄉遂非所羨但恐千秋萬歲後罕有知吾兩人相得之歡者爰命良工置石像於內以流傳不朽與妃子流覽其中不禁相視而笑幾忘其身之匪石也未嘗天寶十年秋七月御筆始知爲明皇所書及轉屏後大可數十楹

中置寶座僅虛位尙無他奇左爲曉妝閣一石美人挽髮對鏡倦態堪憐旁二宮娥一捧卮器側立而欲前一代妃捧髮跪而持之貌甚恭詢妃首微迴似有所詰眉目皆入畫妃後立一人唐巾便衣髻髻微舒則開元皇帝像也情形態度宛然相親衆覽之無不欣欣欲笑其右爲浴池以綠玉爲水波紋瀟灑如活芴立二人執巾捧帔眉睫間微含笑意帝與妃皆以白玉爲體而匿笑妃坐小石牀亦裸其上衣酥乳輕圓臍臍微露無不歷歷可見然而黛低雲鬢容如肺臍且以纖手捫繡帶一似欲解而不勝其羞者由裳而下雙灣則已盡赤矣瑞五與衆孜孜諦視方將深探其秘而舉首遙睇帷帳巖然俄聞大聲發于其內

螢窓異草初編

卷一

二

如崩石且冷氣砭人肌皆生粟遂股慄欲返雖瑞五之豪邁亦懷乎不可獨留比出洞門三人中已仆其二面色青碧口皆流涎狀如中毒乃大驚扶掖下嶺踉蹌而歸至夜俱暴卒家人罔知其由遂涉訟官鞠瑞五具陳本末命吏驗之信然乃薄責而遣之因以丸泥封其洞且擊其額以滅其跡然在樵夫牧豎猶能識之洎乎天啓末年雷震其穴亂石嵯峨已渺然不知其處外史氏曰余嘗怪明皇爲一代風流帝王驪宮之造選勝蒐奇豈無雪洞雲樓之興而僅以土木侈其觀且阿瓌素豐於肌性必畏暑又豈無清涼世界以安此弱質哉及聞此事於瑞五後裔雖荒誕不經而未始不可以補開元遺事故存其異而錄之以俟世之間津者

隨園老人曰刻畫奇詭幾與聊齋相捋然曰喜事好奇兼饒膽識方可以與游則已得山水三味矣世無瑞五其人不免皆門外漢

卜大功

明季張獻忠作亂湖南有裨將曰馬雄飛能開五石之弓善爲左右射獻忠恒寵遇之賞予獨厚馬故燕人與涿郡卜大功相友書卜亦孔武有力尤通文詞年二十卽廢學而歎曰士生用武之世宜爲萬人敵殺賊取斗大金印何屑屑事此毛錘耶聞者咸壯其志馬旣從獻忠寵冠一軍自以爲不世之遇乃使人馳書召卜卜忿然作書面此來使曰渠以子首亦富貴耶第念故人情不執汝赴官汝宜亟去遂不發其書而遺之其剛介如

螢窓異草初編

卷一

三

此後以應募從征以功驟擢至守府涖任山東土賊不敢入境嗣因獻忠犯鳳陽甚急撫臣馬士英奏請檄召天下兵護衛諸陵卜被徵渡淮與獻忠戰於滁泗斬馘甚衆究以北人不慣舟師致爲賊所獲獻忠愛其勇乃使馬以利害說之卜見馬來閉目不視馬執手泣曰故人何不幸至是卜忽張目而語骨盡裂謂曰子向與爾狩獵山中競逐一狡兔爾頓我曰大丈夫立功國家得賊當如得此曩時之意氣何盛耶言猶在耳爾旣從賊今尙得以故人目我哉馬語塞慙沮而退終以縋袍戀戀不忍於心因詭詞以覆獻忠謂卜色厲而內在倘軟困之不決句可得獻忠信其言遂囚卜於土室守以健卒餉以草具將俟其窮而收之卜求死不得乃絕粒以待斃夜坐室中吟以見志甫哦

曰去國離鄉事誠驚滿折頸而染虹霓餘韻未已俄聞窗外續
 曰江流不葬英雄骨好逐青鸞過越西其音嬌婉不顯男聲卜
 以為異聳然而聽之又聞朗言曰良馬一蹶終致千里丈夫何
 不自振拔乃欲效無益之死言已竟破扉入視之則一女郎年
 甫及笄衣服甚都貌亦艷絕銷憐問女郎欲從啓曰憐君忠節
 敬來相救可從妾出此虎口卜驚喜不暇交談幸賊中無極精
 女郎徑携之行將出復反曰不可使鼠子知我乃取袖中形管
 大書數字於壁呼卜曰去去悄然遂出視守者伏如沉醺相與
 枕藉地上卜亦莫解去賊里許即長江早有小鬟艤舟以待女
 郎促卜同登揚帆而南瞬息百里舟雖僅容三人而波浪兼天
 穩如磐石卜驚魂少定始謝曰感承援手出千難羅敢請芳名
 螢窸異草初編 卷一 四

僂居以為異日酬恩之地女郎聞言以橫波睇之微笑曰君猶
 未喻妾意耶詩所謂青鸞者即我是也將與君翱翔天表永效
 雙飛何謝為卜始默會其指喜出望外遂曰一介武夫馬齒且
 長烏足以當此青盼女郎笑曰君烈士妾貞姬正合為偶豈效
 兒女子沾沾較量於年貌哉因自白其姓氏則馬家少女無字
 越之會稽人也卜又詰其顛末女郎笑弗答舟行次采石天方
 達曙女郎命爨治具未見烹炮珍饌羅几卜食之至飽飯已女
 郎令卜小憩解維復行及寤而詢之則已抵錢塘江矣捲袂而
 輿晚潮適至澎湃之聲儼然萬千鐵騎轟擁而來卜未習此駭
 極女郎語之曰此子肯一怒之威君獨未之聞乎逆流而上雪
 浪拍空毫無所懼有頃曰去妾家伊邇可以登岸矣卜從之同

顧小鬟倏忽與舟俱沒卜益異之聯袂而行約半里得一村水
 環木繞風景頗佳入村而北東向一巨宅門闌修整棟宇高華
 簷際有青字石額額曰恭戎府女郎囑卜曰君至妾家勿僂說
 任妾所云不然事且敗卜領之忽一少年緩帶輕裘自第中出
 見女郎愕然曰妹何徒步而歸父事將若何女郎涕淚曰父不
 幸歿於王事廬州已陷為賊巢妹賴將軍力相攜至越此齊東
 之下守府也少年聞言大慟肅客入賓館不暇為禮偕女郎入
 內卜茫然默坐外舍聞第中號咷悲感兩許時方止又有頃少
 年出則已易編衣素冠矣形容慘淡血淚盈眶揖卜而謝之曰
 適聞凶訃痛割五中慢客不能無罪今奉老母命請君一晤敬
 來奉肅卜從之入至庭見婢媪擁一婦人年可四十許降階而
 螢窸異草初編 卷一 五

迎曰未亡人不克從夫殉國殊深慙報小女子重賴提携遠脫
 陷阱高厚難酬語已再拜卜知為夫人然喻女郎意不欲質言
 唯唯遜謝而已夫人延客坐茗甫一獻起曰婚媾之約未亡人
 既已洞知請耶且就甥館俟為先將軍成服敬當如命卜知姻
 事克諧起謝且請以壻禮見夫人含戚而受之令人冀除側室
 館壻於廳事之左供帳維豐卜私詢臧獲始知馬公諱中驥即
 廬州殉難者也蓋馬本世族以武科起家歷任至恭府室有二
 妻一携之任一留家居女郎即從任者所生故在衙署少年則
 其異母兄也翌日公子與母衰經受甲設祭招魂卜為代紀喪
 務戚族皆以壻目之盡七後夫人與子計效楚界我之故事擇
 吉贅卜於家花燭之夕卜謂女郎曰子實生我而謂子賴我以

生受之殊覺汗顏女愀然曰妾有隱衷懼駭聽聞未敢輕洩今名分已定妾不忍欺且君亦當世之家言之諒無所恐因泣白曰妾非人實鬼也生前從父蒞任廬州甫二年遭獻忠之亂父沒於疆場城亦繼陷舉室驚竄老母投縶死妾正欲自裁而賊衆已集其將有馬雄飛者悅妾姿容將施強暴妾給之俟賊少懈遂投臂井自隕其身及歸地下遇家嚴乃知射吾父者是賊也因懷忿不欲往生感何孤山小姑憐妾苦節賜以煉形之術名列鬼簿謂妾命中合受一品誥且父仇可復妾因辭姑行出君於穿藉手以報吾親昨往鳳淮賊已授首不共之誓已雪矣卜聞言甚驚即亦無懼也詢其復讐之狀答曰妾前題壁云

螢窓異草初編

卷一

六

縱囚者馬也獻忠見之果疑雄飛與君有舊不俟其辯而誅之妾至賊所渠已懸首於幃下又詰小鬟何人曰此小姑之侍兒也不然豈能履水如康莊且俄頃數千里哉言次相扶入帷解衣共枕交合之際固體宛然益爲愛重三朝夫人爲之張筵大會諸眷嗣是倡隨甚歡彌月後女謂卜曰廬郡人來必洩吾事此地不可久居乃詭托卜思鄉井買舟欲歸母兄挽留弗住贈錢千緡遂徙於秀水卜宅於鄉時有小寇竊發卜治戎彎具弓驟馬連殺數賊寇皆奔里人藉以無虞後撫軍召募卜欲往女沮之曰時尚未可請與妾隱時至可以有爲卜從其言迨本朝定鼎卜始出累建奇勳仕至總鎮女果受封順治辛卯蒞任湖襄擒獻忠餘黨數人詢以雄飛果以下故被戮卜傷之爲設位以祭且謂其僚屬曰彼志非不大但惜目無瞳子耳卜年七

十猶矍鑠生子二人皆成武進士及卜卒太夫人獨居一室至夜忽不見家人有知其事者以爲從小姑僊去遂具冠帔葬於卜氏之塋

外史氏曰物以類聚良非偶然觀卜對馬數言至今猶懷懷有生氣雖女之貞烈有不降心以相從哉顧同一人也或爲忠臣或爲淑媛其不白者乃陷身於寇盜卒爲所誅卜云自無瞳子終歸爲友飾井之論豈其然乎咄哉雄飛何如雌伏

金三娘子

丹徒周生玉聲少奉呂僊甚虔丙子歲將赴南闈凶禱之旋於硯匣中得片紙硃書二句曰功名祇問三娘子不待朱衣暗點頭玉聲行三疑出其妻之口遂於燕私時突然問之妻未及料

螢窓異草初編

卷一

七

遽應曰中中生大悅以爲聯捷之兆欣然發軔而不知僊意之所在也及省試畢揭曉竟落孫山頗悵仙之誑已未幾家郵踵至則其妻病在床聲奄奄待斃遂兼程而歸抵家素幄已掛矣撫膺大慟嗒焉若喪又值場屋潦倒之餘百憂交集往事早不在念閱數月忽僊憶言頓悟曰子在雁行中雖以三泐然列諸兄之次則十有二矣所謂三娘子者或別有其人向特未及詳察耳乃更禱於僊絕無影響久之獨處無聊因往淮上訪所親將以竟緣瀕行夢中忽見前二語則餘字宛然惟三字燦若赤金覺而記憶不忘究亦莫解其故舟行次某縣有娉適江郵民家停柩省之登岸獨行未里許聞葦塘中有人偶語曰金三娘子天上人那得使偶窮措大又一人曰冥數果應合措大亦正

不窮生聞而心動視之二人狀類漁家跣足戴笠自葦中出生
亟前致詢答曰東行二三里北向有巨宅叩之當自知我等不
暇非能為子導然亦相見不遠耳語已匆匆去生思其言與
倦語符合是一生祿籍姻盟在此矣遂不慮荒渺直路而行
前至一處茂林陰翳棟宇巍峨華屋北向朱門洞開近而款之
無應門者舉步逕入越過粉垣聞人聲叱曰何處少年擅入
宅第法當答驚而諦視則一媼含笑自庭中出華髮解衣目炯
炯有光采生自覺唐突而幸媼無怒容乃揖而告之曰日暮迷
途無所棲止晚借一宿不識寤寤允否媼熟視良久徐曰子家
故有開屋即以寓秀才耶亦一佳話導之入東側一夾術甫數
武別有院落其中精室三楹四圍雜植花木門掩簾垂絕甚幽
營窳異草初編

卷一

八

雅嫗自啓扇延客入室中牙籤盈架四壁圖書一牀一几淨無
纖埃恍若因竇而設者媼一呼旋有老僕以茗入媼遂出戶去
生頗驚訝更自笑突如之甚然既至此不應去之太速躊躇之
際周覽壁間詩畫均極古雅並有霞牋一聯大書十字曰鳴鸞
金作佩揮塵玉聞聲其款則回道人筆也大駭適老僕以酒饋
來因叩以主人官闕并其氏族俛而不答堅詰之則曰君聞所
聞而來何復諄諄下詢耶生竊喜以為即金三娘子者一時都
無所慮欣然舉卮肴移甘美酒復芳冽異常少酬老僕以異果
至且曰此娘子手自摘者願以奉君下酒生益悅食之清香沁
肺麴糵無力既喜其情但未識其貌不免志志無何燒燭檢書
漏下二鼓及寢老僕進衾枕香綿錦綸軟骨薰心生反側不安

竟夕無寐晨起老僕殷勤奉盥且言曰由此室東去有園亭頗
可娛目無憂悶倦也生益狂喜不俟朝褰即往游覽甫踰一檻
豁然別有佳境亭臺掩映布置皆有畫意奇花數百本五色錦
紛異香裊郁闢覽於疎籬之下因樂而忘返益深入之俄聞環
聲環韻似有人來生匿跡樹側以窺之侍婢數人嫣紅姹紫或
以籃或以巾撥探花卉最後則前媼隨一麗人年可十七八晨
粧嫵媚貌可傾城流一肌一容俱為生平所未觀生已神魂失
據麗人自摘一花將簪於鬢婢即以鏡進立而顧影態有餘妍
行且去生方將趨出相見媼忽指曰碧桃花樹後有人阿姊且
宜迴避麗人轉身卻步生恐其過歸亟離樹呼曰已現全身使
人病渴忍竟舍之而去耶麗人以橫波微顧且笑且羞乃小語
營窳異草初編

卷一

九

媼曰木已成舟好事亦在且晚夜色相使人頗不耐以筵障
而曼立低鬟媼前致詞曰娘子本上界謫仙數合配君故構宅
第於此預以相待君能無惑於人言當訂永好生心已無主欣
然諾之麗人去扇相見遂並坐於小軒之內命婢供饌相與對
食生此時已儼然温存嬌婿矣飯已麗人謂生曰佳耦由天且
重以呂僊作伐本宜即成嘉禮但前程錦片不敢以燕婉誤郎
今付君黃金百斤佐以幹僕往游帝都富有奇遇統俟鷓鴣克
遂始能鴛夢無憂君勿以愆期怨妾也語已使媼喚二人來生
視之雖故矮帽青衣狀如臧獲實即葦塘相見者訝之亦不敢
言麗人諷媼兩价畢促生啓行生雅不欲而迫於大義不得復
戀温柔至江另有扁舟供帳備具遂揚帆行兩价雖名紀綱意

態倨侮一切並不關白生以相從謀事隱忍安之緣江北來過門不入生詢兩伶姓氏一解一楊而踪跡率多詭異無敢究詰一日將過天妃閣聞自北來者語曰某公子聞丹壘溺撈救無從風水富自憤生心甚惴惴二僕顧而笑曰此奇貨可居也解竟躍入水中生欲號楊亟止之以手舟行十餘里見解負一人科頭華服跋浪而來登舟置之鵠首控救之遂復活楊又以意授生進以新衣飲以美醞其人精爽如故詢之知係某公子其父某公爲都中巨宦甚有文名公子以事歸江左適罹水厄生慰之情意懇至且曰兄既及溺復生不可再履不測尋鎮市爲覓健騾數頭并招得其從者復整衣裝潤其行色約費數百金公子感激涕零知其北上乃修函與父祈以骨肉善視之揮淚

螢窓異草初編

卷一

十

別去及至京以書調公子父公悉其極溺之德延至宅內待以上賓與之指授書義披瀝導彙度以命針生經宗匠之手造詣日進益以公力竟以北籍登鄉薦因益重解楊與同寢食明年將赴南宮公閱其文未嘗首肯生亦切切隱憂楊忽引一人至青袍塵漬不知誰何解先驅入室囑生待以優禮贈以巨金生從其教詢厥姓名則王孝廉素號達人因貧而落魄者也生念係同袍亦不以介意及在禮閣中竟與比屋王感德不置生首藝甫成王取視之以爲未堪入彀乃舍己業爲生代庖逾時三草立就囑曰君才十倍曹丕但未能投時所好耳吾思報吾鮑叔不嫌孟浪可否宜自擇之生玩其所作實大聲宏坦然登之於卷俟王事竣相偕而出質之某公莞爾而笑許以高魁榜

發果登上選王亦獲售廷試首列詞林因思金三孃子之盟亟欲乞假錦旋解止之曰孃子固在燕京何假遠求耶輒爲之議婚於巨族則某公之姻煙也公力爲撮合生雅不欲而解楊堅囑勿辭生終怏怏不樂迨至青廬之中新婦之姿態絕艷伊人生奇之夜深婦自白曰君識妾乎固即金三孃子是也蒙呂僊作合深恐有招物議故假一帆風使君徑登雲路適某家之女數合早夭妾得假此塵軀以奉巾櫛庶幾顯然婚嫁俾人無從置喙矣生始大悅益相縹緲歛然遂且晨起解楊不知何往生亟以詢之新婦答曰功成者退理所宜然况此二人皆水僊爲呂僊所命妾本與爲同儕非能役之者也生乃悟因刻其像祀於呂僊之側三孃子克相其夫蜚聲館閣與某公父子往來如

螢窓異草初編

卷一

十一

至咸知其事者猶嘆羨不置云

外史氏曰世之爲機變者多曰燒冷灶玉聲之飛黃騰達率皆從冷灶中得來僊乎僊乎何不遠世情如此至三孃子絕無奇處惟侃侃數言有類於晉文之姜夫人然亦女兒怕羞之恒態餘則貪僊之功以爲己力不亦幸乎呂僊蹟世所多有吾於此又見一斑

玉鏡夫人

臨淄王友直善搏捕一擲百萬無少負以是裕其家稱巨富焉中年棄其博且邀遊江海間豪俠自喜憂人之憂急人之急人因以杜季良擬之甲子夏挾臂萬縵將適閩越舟次洞庭聞風不得進泊於湖干抱悶者數日一夕陰晦異常秉燭獨坐夜將

半思欲就寢忽聞散聲清越恍在鄰舟心為之一動方將命人伺聽俄有二青衣齒雅容秀直入船中啓曰家主君長夜無聊敬邀佳客共破寂寥王詰主人伊誰對曰相見自知無敢洩王素樂此欣然從之甫出船昏濛無所見青衣亦不索燭惟暗中扶掖而行王覺所履者非木非石滑軟若脂視之苦不能辨而耳畔洶洶儼有波濤之狀王心訝焉良久至一處燈火熒煌則已舍舟就陸且有宅第如王侯閨閣高大棟宇嶽峨而聲從中來即向之所聞也甫及門屏青衣入報有頃即馳白曰主君來肅客旋見有貴官四人狀如世所圖之神像直前迎迓曰萍水相遭他鄉無事願與君為一宵之聚幸勿疑王固知其非人而天性豪放略無畏心眾延王入揖讓至庭視其居華美富麗不瑩窓異草初編 卷一 十二

可名狀威遜王以賓席辭而後坐若已展詢官闕自坐一人答曰言恐震驚不穀實郡陽君也此三公者亦五湖君長因朝洞庭盟主適遇公出淹留於此兩日矣今夕月暗雲陰抑鬱弗快聞君素饒豪興故不嫌造次命僕奉屈倘不以人神路殊而拒之實為厚幸王愕然亟起而遙謝曰草莽愚夫塵濁下土恐不足當此寵遇言訖再拜三君亦各致款曲郡陽君即命左右布局曰佳會難逢良宵易短不可以久遲豪華于是坐而共博王之采興甚高四君之籌馬悉為所奪天將五夜王前後已致金錢十數萬太湖君心甚不平大呼以玉鉤來左右進一物王脫之雪色瑩然長近尺許形如倒垂之蓮甫出橫光照一室王知為藏珍意甚歆羨四君乃笑謂王曰此寶值前連城願借一戰

以決雌雄王亦笑而應之曰諾既而大虧王乃變色金錢復歸四君王遂奮然曰某舟中餘皆萬縷請以之為君壽即以此鉤為的再合一圍四君殊不在意徑許之及擲五子皆緋其一旋轉於盆王喝之亦成赤色王大喜遽起以手撥其鉤曰辱承厚祝他物吾無所須也乃辭歸四君皆失色時已味爽不得已而聽其行王出二青衣仍來相送謂王曰君所得者至寶也若過越水恐為玉鏡夫人所攫宜慎之王頷其言及返舟中恍惚若夢寤明日解纜而行亦殊無他異王入浙省各渡蒼溪因憶青衣之言珍藏其鉤至夜忽喪其寶乃大詰詢之職人咸曰前途有水仙祠不知其名客有載寶過者必為所取王益不忿比至祠前盛氣而入視之殿宇修整雖湫隘輪奐異常中無祀瑩窓異草初編 卷一 十三

一女像冠翡翠衣雲霓貌絕妖冶讀其碑記惟叙其精靈不著姓氏竊疑青衣之妄繼得古碑一通文皆漫滅而玉鏡二字尚可識因悟為古之號今特築之以水仙耳乃詣其位前長揖而敬之曰若以一女子血食此方宜衛行人禁暴客靖共厥職今乃昧于不貪為寶而輕匿吾珍珠非正直之道茲與汝商果好此請與予博勝則將去予亦非鄙吝者倘不予聽當斷爾于上帝毀爾軀火爾宇以正貪冒之罪爾亦宜引義自決勿致噬臍祝畢宿於祠內堅不出從人無如之何遂聽之王在夢中覺有人蹴之起曰夫人怒將繩汝以法何臥為王脫之則一女奴年僅破瓜容絕美曼立于前笑語相屬王徐起整衣曰予正思謂夫人詰真盜豈無心所睡者反挽女奴指南女奴笑而導

之曲折數重金碧輝映有一廳廉垂及地女官十餘人皆紫衣
森立塔下見王即通曰竊鈎者至矣王怒其言瞋目叱曰誰謂
而公盜者詰未竟廉內即嚶嚶言曰汝甚無賴此寶藏子宮中
歷有年所洛神漢女皆所稔知數月前忽失所在豈其不翼而
能飛昨者物自珠還予不究汝眩眩之罪亦幸已猶敢狂言相
質耶王愈不勝大譁曰子以一舟之背質于太湖君始獲此寶
汝言乃真無賴耳廉內聞之默然徐曰據汝祝祠以博白許子
亦擅長於此即與子角采何如王喜曰願之雖然將何以爲值
廉內笑曰負則以鈎還汝復何言王又艱然曰鈎爲子鈎汝悖
不還今又以此與子賭子勝則僅得故物汝負則莫損緘家豈
以黃口兒視我乎廉內沉思良久乃曰子技素精隨子所欲即

螢窓異草初編

卷一

十四

以之相當其可耶王悅始拜謝其語廉內又詢王所欲王見夫
人像久動於中嗚嗚曰一言唐突幸無見怒子閱人禁多從無
如夫人之麗者倘得倖願以金屋貯玉人他無所欲言未已
左右女官俱嬌音叱之曰何太無狀王言笑自若廉內遽曰此
中或有夙緣汝曹毋爲我慮乃謂王曰欲則聽汝博須任子汝
不可爭執王負其技坦然從之廳上即命捲簾延王入王視夫
人較之土木者尤爲動目益欣悅夫人遜王坐隨出玉鈎置案
上且命侍人取骰二枚宣言曰一爲月四爲星三擲皆然始爲
全勝否則玉鈎不能還且治汝嫖嫖之罪王無離色即請夫人
先夫人約散於掬手色與玉盆相映劇然有聲羣婢大噪果如
向之所云王謂倖中猶未動心再擲復然氣亦少怯又三擲有

月無星一子猶旋轉未定夫人將喝之王遽從旁大呼曰六已
而果餘其二夫人則粉黛汗淫嬌羞無以自主矣不得已以骰
付王王已志滿氣盈三索皆合五數乃取盆投地鼓掌大笑曰
星將從月此中豈真有夙緣耶徑舍己席引身與夫人偕坐夫
人靦覷不勝因呼女官語之曰子以一念之貪墮落色界今將
從耶去不得仍泣是方汝曹可亟奏昊天別委長吏庶幾無廢
事言已與王携手行其屬皆涕泣從之甫數武夫人告王曰妾
不敢見他人恐招疑怪君亟歸舟見渡頭一片石其圓如鏡其
潔如玉者即我也君撥置牀頭夜深妾自來薦枕決不後期王
信之夫人以玉鈎與王且擊其背王頓寤反側欠伸身猶在廡
下張眸瞻視花影西斜夕陽將下亟返舟索諸水次得一石形

螢窓異草初編

卷一

十五

跡果異秘而不宣至夜方就枕奇香過發顧之夫人早立於榻
前以纖指掠鬢羞態可掬曰輪身者至矣王歡然亟起與之解
衣挽以共臥是夕備極纏綿王因叩以玉鈎本末答曰渠與妾
實同類也渠主雲溪妾主茗溪俱爲上帝所命客歲仲春渠出
游戲偶遭南海小郎子兩心相悅遂成姻契託淫于水宅龍性
未馴洪波大作淹斃無辜數命太湖君聞而効之九關震怒命
以雷火焚之還其本元太湖君乃留而玩好前聞諸君妾甚欣
幸意將攝之去再加鍛煉俾以成形今如此其命也夫王殊未
深信夫人令置玉鈎于帷中遠而望之若絕代麗人近而就之
則依然一玉始知其言非誣自此一鏡一鈎朝夕在側遠游將
返夫人忽告王曰鄙陽君已請帝命令君總攝越溪壽不永矣

王翌日果病遺命以二物殉葬竟卒于溪之左側從人如其命合葬焉

外史氏曰烈哉賂之爲禍也一擲而失其身棄其位俛首帖耳慨然從范大夫游非賂富不至是然王以賂得至寶復以賂得美人世間無裕公聞之難必其不色喜試爲之語曰若有空空兒之妙手乎即令擊之遂中一識鄱陽君將爲越溪長矣去人尼鬼冥漠中良不可知又何羨焉

賈女

鄱郎索公家有廝養兒善琵琶尤工歌曲每遇燕集輒使奏技僚友莫不稱妙咸厚賚之以故富中於儕輩年逾二旬猶未授室未免歎望於主人庚午春公家將祭掃筵在阜成門外距郭蟹窓異草初編 卷一 十六

猶十數里先期一日使某偕一老成人前往治具出都時天已旁午二人且行且語所言多臧獲車路過半見道旁小肆趨入共酌酒未及酣聞戶外人語曰六三哥許時不晤何竟不一顧弟也蓋某之乳名公家內外皆呼之者某亟出視之則同署某公之乘僕梁姓者某素與之契乃挽入同飲老成者艷然色甚不憚某亦弗顧相對浮白良久無行意老成者起謂某曰恐慢主事子先行子姑徐徐某恃主寵聽其自去笑謂梁曰梁二哥近來依傍阿誰何禮禮不如昨也梁搖腕止之曰頗有奇遇此地尚不可言某堅叩之梁又曰俟罄此樽前途當悉以告某遂不再問權飲將醉始出肆交挽而行某又曰梁二哥有言此時盍以語我梁曰然言誠有之試問若如許大會識人道否某颯

然答曰不須語此使人憤懣欲死梁曰猶未室耶予之新主人買姓女也孀居而美服役者多取少年郎意蓋有所爲若能隨我一謁當有好消息耳某不之信乃謾應之曰有是理哉主雖美非奴僕可調者梁曰子姑偕往當知予言不謬某欲驗其言欣然隨之乃由歧路曲折而前日暮猶未抵其家某曰子快我事歸必受禮可若何梁笑曰居此不復渠又若之何又行二里許至一宅第重垣列屋氣象壯麗則已漏下二鼓矣梁曰已至主家子先入子且少待乃去某視之門庭修整而闕其無人心竊訝焉良久梁始出謂某曰主者相召須以禮見某領之遂同入紆迴歷數門始達主室巨屋五楹簾垂燭暗惟聞琵琶聲某素耽此方將側耳梁命之拜內亦停撥某俯伏榻外梁入而稟蟹窓異草初編 卷一 十七

白復有頌簾內嚶嚶曰渠言爲我服役亦甚善但慮野性未馴可令居西廊候心安方可執事梁諾而出即引某之衣曰從子去主人留汝矣某思個匍匐前僅得片語且嚴厲若彼僕婢心實不甘不得已而起從梁行至西側一室梁推扉與之入其中黑暗如漆都無所見惟以手撫之牀榻溫軟似有衾褥某不悅因詰梁曰若言好消息今入活地獄矣請引我歸梁笑曰若何躁暴如是請即安寢好事固在後也言訖竟闔其扉而去某不能耐神門尙虛掩潛出將思夜遁行及主者之居忽聞人語曰娘子膚如凝脂雖不著寸縷究亦莫染穢塵主者聲笑曰子實不慣被服然終日若此不免厭見生人言已鼓掌曰裸衣國固不足道也某駭其語穴窺之燈明如晝見一麗人白身立室

內膩肌如雪妖臉若桃纖乳酥胸臍粉股歷歷可辨心乃大動而欲入無門旋見婢媼二人侍婦就寢某凝立移時遂無去志勉強歸室暗中捫其臥具皆以繒纈製成絕不類寒素家物愴怳久之且思婦貌不置平明即起梁復來問慰畢乃曰家食難安徑引之出就近郵沽酒市肉饗餐皆具直至昏暝方歸仍宿于其室如是者數日某終疑訝故晏起而究不見旭光及與梁出則赤馭半天矣心不自安又向梁求去梁曰子勿匆遽昨已白之主人今夕當不再虛度也至夜偕歸主者果令梁傳命某至仍謁於簾外內溫語謂之曰聞若有妙技今夕少暇可爲予一彈某敬諾梁乃設矮座於簾下授以琵琶某覺其器鮮澤異常心甚喜轉絃按指竭生平之能事而內終寂然不見稱賞

螢窓異草初編

卷一

十八

甫一闌梁傳語曰主人謂若技不止此無足奇尙有佳音可以一奏某因停腕發聲微聞簾內歎息似覺稱善連歌數曲內有歡笑聲遽命捲簾燭光射於檻外某微睨之婢媼夾侍皆衣裳楚楚惟中坐者身無寸縷如前夕所窺者因大駭竊疑其非人而婦已命某入且賜坐觀面之問絕無羞澀態某於燭影之下視此皓皓之白不覺動情欲令再歌則未免強弩之末矣婦笑而起顧謂衆曰是京固得隴望蜀者目灼灼幾令予置身無地遽命移燭携某就枕衆皆嬉笑而出某解衣就婦其穎若綿其膩如脂狂瀉不可名狀某遂以爲生平之奇遇而不暇計及乎其他及曉梁來引某就外飲食率以爲常婦亦善琵琶盡以其技授某然某自與婦狎形神日耗漸欲避之無如柔曼當前見

獵心喜不數旬容若槁木矣一日又與梁出就肆中朝食飯畢見壁上琵琶取而撥之梁方力止其極纒早有數人突入曰逋逃者乃在此耶某驚視之則皆公安价奉命緝捕者也喧囂問梁已失所在衆擁某行某力請少緩將索梁同往見公衆中一人詬之曰汝病狂耶梁自見擯於某公出居都外爲人傭作不數月嘔血而亡今將三稔若轉輪亦已匍匐矣汝猶藉渠爲汝分謗耶某乃愕然具以實告衆亦訝其憔悴因隨某往踪跡至則茂草荒烟叢塚纍纍絕無宅舍某大驚詣左近訪之有土人笑曰此殆前郵賈家女也衆詰其狀答曰賈前巨富生女貌甚美酷好絃纒尤工琵琶及笄與里中少年私其父聞而怒乘其寢掩執之少年踰窓而遁女乞全屍遂裸而納之於棺生瘞於

螢窓異草初編

卷一

十九

此時母恫之陰以琵琶殉葬歿已五年餘田間臥者猶時聞彈絲聲若所遇得無是此耶衆乃信某言又詢梁姓土人尙能識其塚指而示之曰白楊樹下一杯土是即梁二哥矣衆因笑謂某曰六三不當謝冰上人耶乃譁然擁之歸告主人索公前詢老成人已料其有異及見某稔知遇鬼不復加責後某病數月危而後痊遂贖其券出家於正覺寺中法名普通輒觀護爲人道之聞者咸驚異焉

外史氏曰女以情死死後復仍其故轍富不啻徐娘老去焉余疑此特迷奴之節語耳未必誠有是事也如果有之洵所謂牡丹花下死作鬼亦風流夜臺無父捉姦此女正快活不少

桃花女子

平陽鄭生得扶鸞之術于其友休咎多奇中同袍有疑事咸取決焉其人年僅二旬美如冠玉且風雅能詩暇輒與仙人倡和雖無所判亦盤桓竟日仙始退乙卯春仲同人咸有志于秋關生亦以鸞薦為望因集于城西某觀中懸此召仙以下其傳否甫焚其符懸臺即動大書曰妾桃花女子也郎君近時安樂否生素未識此號與眾友皆愕然此又自動續書一絕曰兒家舊住桃花岸君子曾勻柳葉眉蝶不尋香香竟蝶曉風殘月負多時眾以其語不莊皆勸生速退之生年少情痴竟涉冥想且愛其詩句強以考事相叩其品騰疾如風又成七律一首曰些兒心事為情苗故解星璫下碧霄綠綺抱來誰與撥紅綫疊就或螢窓異草初編 卷一 二十

重燒胡麻自是羞相問靈鷲非關懶作橋前日眉峰今淺淡因郎蹴損待郎描眾覽詩大驚生亦有懼色此又書曰諸君在此兒女子青事不使誦陳且科名非吾所司請即退書訖微聞蘭氣氤遂不動友中有知幾者規生曰兄不可再為此矣此邪妖也魔且將至避之或可迎之必不免乃徹其壇不再令生請眾亦默然各散生至家雖涉疑忌而心竊嚮之以為奇遇翌日復設壇私召之此又動則素所邀致之術仙即純陽所馭者也因叩以女子踪跡仙書二十字于牌即告退其文曰安不居官好一了便煩惱醜者半不知人去他來了意似勸懲者而實寓女子鬼也四字謎矣生迷不悟反謂仙為戲已或者功名不顯之識耳明日又專召女子且祝曰桃花大仙如不歸乘鯁生請

即踐前約此動果復降叩以不來之故書曰昨為飛瓊姊邀去若戰實無暇不然中心藏之又誰能忘之耶生與酬和句皆柔媚能誘人心目更多情詞勾挑直陳自薦之意生遂為所惑坦然不以為虞至暮始去猶戀戀不已生亦忽忽如有所失自是無日不召無召不來并無煩促駕之符矣生託言藏修足不窺戶客至亦不進晉接畫惟與此相對一夕又卜夜召之女亦至生意蓋有所為也徑戲詰其姿容女答以詩曰花作溫柔玉作肌筆尖早已滌胭脂狂夫漫問奴顏色初放天桃嫩柳絲生讀之神魂飛越頗忘其仙質然戲之曰昔曾許我畫眉迄今未窺半面豈張京兆能向空中着筆耶女不致辯又裁一律曰久待雷轟請非關妾掩門霧中花自有泥畔絮偏存欲種合歡樹終

螢窓異草初編

卷一

二十一

須杜宇魂何時輕似葉飛上翠羅村生將細詢此已悄然不日生病怔忡絮絮如與人語而實無所見也然雖不再召仙而牀頭枕上時有新詩家人竊觀之字畫妍麗迥非生之手筆其詩頗多不甚記憶錄其最足銷魂者有紅豆拋殘思欲碎青梅剖破意徒酸閑書情字原非恨欲佩護花又不忘依稀似夢含羞覺彷彿如君帶笑迎裙邊豈惹春空結眉上廣綉鎖不開翠帶近來慵自解銀釵何日倩郎吹凡十數聯皆綺語醉心蝕骨蓋生不死女之筆亦不較也生友聞其疾咸來問視皆力評其謬生雖嘿嘿不答心則恍惚若晤友去生病少瘥闔門慶語朝盥濯忽於匣器中見一律則又女之詩也其詞曰歸去來兮胡不歸春風春夜掩雙扉香添帳底芙蓉艷暖入波心灑鴻肥

自有暮雲壓玉枕何須朝露戀荷衣溫柔鄉與蓬山近莫把蓬山咫尺違生得詩惘然者終日疾復劇遂以不起浹旬竟卒時去召訖之日不過靈英兩放也死後見夢于其友曰女居重泉而給我以仙境未免大言夸人然相得甚歡亦殊無所苦幸語我家勿以予爲念友驚寤轉告其家人草不駭異究不知女子爲何代人其詩草至今猶在晉人亦或見之

外史氏曰此不必真靈而其靈者亦未必爲真仙故凡召而輒來者大率在鬼與仙之間而已何則仙必不屑至鬼又不能至于是靈鬼獨爲之但世人習此者甚多而牛竟以之賈祠豈其心之未克自正耶抑亦竟有以緣耶昔余內弟亦好爲此然卽世之所謂托此非其真也詩皆請者代爲捉刀後螢窓異草初編 卷一 二十二

向余言召此之時依稀若有神助下筆數十言揮灑立就其間亦多有驗者意者冥冥中果有操縱者乎弟恐爲鬼爲妖則耗人精魄爲禍不淺矣因棄其術不再召由此觀之余弟達人哉而世之耽耽于此者其亦未見夫前車耳

紅鞋

某縣有甲乙二人姻婭也素相嘲謔見卽喋喋不休其地有深溪闊僅數丈而湍急不可以涉一日甲乙各約數人將往某處路經溪側隔岸相值一水盈盈聊而笑語中多相識且言且行二人復相譁同游者靡不粲然乙忽拔佩小刀戲謂甲曰忤奴勿再言將殺汝甲大笑詈曰畜產爾思弑父耶生汝不肖殺我固宜語次以膺相向嘻嘻不已乙亦笑挺白刃

作擊刺狀衆方爲之捧腹甲忽頽然倒地亟視之喋血朱殷刀已陷胸矣甲竟死衆大駭視乙猶含笑操刀鋒鏑皆赤血兩岸喧噪行人高驚觀者如堵堵乙始覺其殺人欲遁不能矣衆奪其刃逮以見官邑令某公素號神明聞卽馳往檢驗驗訖卽命人逼溪上流俟其湏而窮其異果有腳跡自此岸而達彼岸往來皆有蹤細視之纖細如蠶不類丈夫夫亦愕然更命人深掘其泥甫數尺便得一篋啓之內藏女爲一雙鮮若未蓮斬然未朽

令頓悟卽呼乙當場語之曰此夙孽也汝雖未殺伯仁伯仁由汝而死嬉笑與戎非實自取乙亦俯首無詞遂論抵先大人每舉其事數數戒人以爲嬉戲無益且更有賈禍如此者可不慎歟

螢窓異草初編 卷一

二十三

外史氏曰律有戲殺一條是其殺有由於戲者此則斷無能殺而竟以戲成之戲真無益於人矣猶憶某州有一婦年未二旬以忤夫將置極刑官訊之輒頽涕泗惟求速死官不忍命入內署令大人從容詰問始得其情則夫婦俱少年家畜牝牡二畜一日夫如廁見牡者躍躍而牝者拒以後啼踢不使前夫卽呼妻往觀舉大笑及歸室強婦爲此狀婦不可夫終不憚乃勉從之甫一騰躡適中壘九夫遂斃然而倒視之已無救矣此尤戲殺之可笑者因并附紀於右

毒餅

貢生某者失其里族大約秦晉閩人也年近七旬有子數人多游膠庠某每出跨一黑術從小奚徜徉自如鄉人皆羨之偶如

邑城見有市信者固田家所需也某心忽動託言植花為蟲齧
 徑洩所識為証曾得兩許以歸人以其語繁故弗疑乃某并市
 餉糖椎信約數錢共為細屑竊起作餅餌鄰人疑代祭之既
 熟携去莫知所用詎某實循道周旋笑自返適近村新婦歸窺
 復其夫家從一小弱弟控蹙而行瞥見山裏食物委路側取而
 視焉熱如新出於籠乃大喜婦方以母家藜藿無所携為已
 耻因命弟珍重捧覆甫入門即嬌母命獻於舅姑舉室果有喜
 色餅止七枚婦之夫他出室中之人適符其數乃分而啖之其
 姑不忍食堅以餉婦之弟婦以所携無多力訶之使去不令分
 甘姑乃食未幾毒作闔家潰亂又未知所由無從救藥七人竟
 無一生者夫歸詢知乃執婦送官慘被刑楚細弱不勝且不令
 營憲共草初編 卷一 二十四

弟食百口莫辯遂誣服律當寸磔其弟亦以知情論斬決有日
 矣忽貢生某詣官自投兼以乾糲為證提婦驗之款式悉合鞠
 之則曰子忽作此想聊以為戲初不謂其可以死人也今聞婦
 之冤不勝惻然用敢自首究亦莫解其何心官為歎息謂是前
 生冤報案遂定以某換毒七命法應大辟育加子孫雖不與謀
 成丁以外皆論死某家幾無噍類婦乃得脫後聞其邑人云某
 素健訟以貢生把持官府遭其害者數十人占者謂有滅門之
 禍不意將就木而猶驗也

外史氏曰突如作此想即突然作此事冥冥中若無鬼神人
 即病狂喪心應不至是獨惜婦以無辜遭此冤獄向非某之
 自白不幾受汚名而遭慘死耶故折獄者不可以不慎

翠衣國
 龍蜀故多鸚鵡土人恒羅之以為玩具成都人將十三畜一佳
 者馴養數年矣一日有鸚鵡來止於樹杪呼鸚鵡為能言公隔
 籠與之語詢之曰君不游翠衣國幾年矣答曰丙午離鄉丁年
 羅羅今居樊中歲又三稔通其首尾計之已易春秋矣鸚鵡
 又曰頗亦思歸否答曰胡不思君不知我非生也羽者也猶
 憶昔年為商收於湖湘因賈嘗三倍且敏於言語恒為人解紛
 人無有難之者某歲仲春與同伴航海將謀重利舟行至一島
 碧嶂插天蔚藍無際偶拉容夥數人登眺其上愈入則其境愈
 佳涉歷既深頓忘歸路島中無一人唯有公輩飛鳴上下不知
 幾千萬億子等病不能興又無弋獲之具可仿羅雀之風遂餓
 營憲異草初編 卷一 二十五

死於岩下他人我不能知予則渺渺然游行至一國土宮殿巍
 峨城郭富麗其人無貴賤皆衣翡翠裘子詢之曰此海中第
 七島翠衣國也子因謁見其王欲圖歸計王年可五旬餘亦衣
 翠服能識義理通陰陽其國中上大夫必能詩中大夫皆能曲
 下大夫亦能言以捷給為才從無有不鳴者遂館子為客卿後
 以貴主下降主親效好亦爛歌咏與子伉儷甚歡明年為子製
 此服之遂能飛舉時與主翱翔於茂樹間隨無不意為近侍
 所誘將欲歸視故鄉行至山而下而取食遂為人所獲纏縛於
 茲不能返每思主愛如割寸心君今去能為我致一口音則幸
 矣鸚鵡曰願為驛使雖遠弗辭鸚鵡乃低吟一絕曰雙飛何日
 向晴臯每為卿卿惜羽毛最是舌尖消瘦盡繞籠猶自語叨叨